H.H.MU CHINESE LIBRARY

魏文

軍譙令　　武帝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錢云是何地位是何時勢轍作還沛意況豈高帝氣燄早爲阿瞞奪盡

要文

舉所知令　武帝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

遺。

陸云復何嘗不闊大必議其偏駁者鄙儒小拘。

錢云操之爲人盡見于此。

行封令　武帝

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荅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

陸云。駕馭隱然言外不獨行賞。
錢云。收拾衆心妍雄基始。

自叙令　　武帝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

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楊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

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

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

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吾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

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

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陸云真黠各半不得竟日奸雄書生劇詈徒爲見小孟德直蟻視之爾

錢云操文竟復雄絕一世總不足議其是非要以公旦代夾藏策戒人勿言嘵嘵自叙正復可憐大笑

春祠令　　武帝

議者以爲祠廟主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劒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

烈祖遲祭不逮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陸云自可不煩綿蕞況復聚訟

下張範令　武帝

郃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陸云林宗雨巾而折角効之遂爲世笑談大可戒爾

錢云若非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便是純盜虛聲耳

武帝

答袁紹書

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與操書云可都眞城當有所立操拒答之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陸云卓爾不羣智去人豈特三十里

數之

與孔融書　武帝

郗慮字鴻豫。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慮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昔融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操書解之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于袁盎、屈原悼楚、受譖于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于宗馮、繇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

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升伯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于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

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陸云和平劑中時用制畏二法

錢云居然作長者言何大能如許

與王脩書　　武帝

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嬀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

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
所底以軍師之識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
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
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蚍畫足將言前後百遼輒不
用之而使此君沈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
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
鼃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
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
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

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旣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陛云體恤語有分寸便隱然駕馭矣以此見其英溯

惡日。君守平原日，後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問也。

孤持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而君崇勲業以嗣。

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共笑之讒臣云讒而言不分寸便隱然意欲以此見

祭橋公文　　武帝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操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奬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嘆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已疾懷舊惟歡念之悽愴奉命東

徃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
尚饗

陸云情至如許非復孟德本色然秦賜辣手自不相妨又各不相掩乃彌見姿雄耳

錢云橋公世名知人謂操曰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君善自持操繇是以知名而曰士爲知己懷此無忘果能用其言哉禱時顔面當復置之何所

報卞蘭令　　文帝

帝爲太子時。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因報書。繇是遂見親愛

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我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錢云崇諛以爲階。眡其爲太子時。可以盡彼輻量

免劾三公詔　　文帝

時戊辰晦日食有司奏免太尉詔云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禁外戚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鶺鴒集詔

時夏大疫。五月有鶺鴒鳥集靈芝池。下詔

此詩人所謂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志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爲哉。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陸云諸詔小健有風骨自茲以還駢詞滿紙矣。

錢云。英爽堅決。天姿佼健。丕與操。可爲子父並雄。子建。固非其倫也。

與王朗詔　　文帝

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楊彪自代稱疾讓位帝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朗朗乃起

朕求賢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錢云工于使臣拙于事君何也

薄葬制　文帝

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下忘亾也。昔堯葬穀林、通封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尌。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

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于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

古及今未有不忘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

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陸云。非獨儉生。亦以安死。人神偕安。虞遵斯
制。錢云。理事俱當。兼足以反秦始驪山之失。以
正楊玉孫過情之言

典論論文　　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擧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
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
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
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
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
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
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

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
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
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
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
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
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
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

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陸云馳騁有力哀樂不常眠唳洶拳文士多有賴此等語着鞭

錢云爲劉彥和一部雕龍胎始

典論自敘　　文帝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
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
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
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疆族
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
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
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
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

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又教予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予嘗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予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
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
荀彧奉使犒軍見予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
射此實難能予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
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予曰埒有常徑的有
常所雖毎發輙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
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
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閱
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閒有

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予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予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予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予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之予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予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予却脚鄛正截

其額坐中驚視予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
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予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
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予少
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
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
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敵於狹路直決耳予於他戲
弄之事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
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
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

釋菴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予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陸云編輯瑣事而英分不衰如彼龍吟豈復齊聲銅椀

錢云魏晉間文而能追足史遷瑣而不繁直而愈曲惟典論自叙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　文帝

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陸云時有清光引人貴遊不俗

又與吳質書　　文帝

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

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

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陸云。壯老之感。未能忘懷。泣與歎偕。不復知爲文也。

錢云。人文相勝。我獨不能不慕徐偉長。而丕以此稱之。終使與數子。分爲魏漢二局。

與鍾繇送菊書　　文帝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竝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至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錢云送菊亦庸泛事耳然能跌宕理窟自無婆子氣也

與吳監書　　文帝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說蒲萄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羨咽嗌況親食之邪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即遠方之果寧有匹者乎

錢云何必逢麴車始復流涎

與朝臣書　文帝

江表惟長沙乃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又

眞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釋渴。

又

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爲金根車蓋遙望曜人眼

嘲劉楨書

帝爲太子。初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囑楨

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陛云偶再涉筆。更覺斐然沾沾自喜故是文人習氣

答繁欽書　　文帝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士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令之妙舞莫巧

於絳尌清歌莫激於宋臈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陸云。驕語聲色勗此良箴然文胡可廢。

省封禪詔　明帝

太和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因詔寢之

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

藝文

陸二公英略已覩一文

錢二公漢武已落其後何況秦始

課經學詔　明帝

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錢云絕類孝文矣

緩刑詔

明帝

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弊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

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陸云蒼折逼西京不獨形似東京文時沿于徘三國文時沂于古以此定陳范優劣

錢云我錄後魏諸詔疏示芳洲芳洲復疏云得無出魏收筆耶何其過佳我復疏云觀收諸序論贊語皆庸甚何得遂謂天子無文耶使不然亦應北魏文臣所制不得出自收也然則晉宋以下其天子之文不蒙史氏換改者久矣惟陳范猶有遷固之遺焉

詔報東阿王植　明帝

植太和中自雍丘徙封東阿是時通諸國法峻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詔報之

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紀綱本無禁固

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

又詔

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家公語耳

又手詔

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飡

陸云惓惓子建乃爾怪子桓咄咄不絕

詔盧毓　　明帝

毓爲吏部尚書先是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毓爲吏部尚書舉中書郎詔曰云云因詔毓作考課法

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陸云何可使魏晉間人不聞斯言

錢云陖致栗詞

賜彭城王據璽書　明帝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以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故君子思

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入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旣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陸云責詞嚴栗有若霜秋

錢云。明帝毋多古鴻訓辭。亦有類一人也。

洛神賦　　曹植

植初求甄逸之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中。植入朝。甄已爲郭后讒死。文帝以其所遺枕賚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賦。名曰感甄。後改曰洛神。因其所托名也。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

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造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廻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

御。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
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
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
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
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
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
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
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
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

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
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
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
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
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
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
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
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
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

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
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
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
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
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
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
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
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
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

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陸云寄情瓌逸辭本風人特原題感甄殊乖大雅揚用修白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爭之不謂泉壤之中垂心未歇

錢云鄭衛之風可補卜子蓋謂仲尼刪詩存

鷂雀賦　　曹植

鷂欲取雀、雀言雀微賤身卑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之旅。再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匪命是傾、皇天降監。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斃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頭大喚。行人聚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略無可避。鷂乃置

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對仍叙本末辛苦相語而我其出爲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歎恐舍長命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死自今徙意莫復相妬

陸云。似謠諺。

錢云似煑荳歌餘聲。轉作此喻

七啓幷序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羡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迵漠出幽虛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

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
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
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子聞君
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弃
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
紀經營若晝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
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
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
形必朽有迹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

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

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

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金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珮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吾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娯情僕將爲

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
緌抗招搖之華旍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
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候塡谷塞榛藪
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
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
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兎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
藉値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
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
山赴壑風厲猋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

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駴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綱罷獠迴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晧旰崇景山之高基迎

清風而立觀。形軒紫柱、文榱華粱、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凌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容異形、斑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熈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

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濵燿神景於中沚被
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首而淸歌歌曰
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
誰脩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
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旣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
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
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
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

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
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
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
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
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
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
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
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踐飛除即
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

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
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淸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
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
遺身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
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
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
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
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

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

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
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
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
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
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寗子商
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
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
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
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

素之迷惑今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陸云自枚叔導流而後之推波者踵接雖托寄高超攄思倣詭終難伯仲首唱然其騁詞華茂每變加工如子建此篇胡可廢也

錢云啟騈藻矜重之態實基此矣而詭思設喻者亦不能舍此文

黃初五年令　曹植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作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于人乎唯無涙瑕潛釁隱過慝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驥穀駑養虎大無益也知韓

[illegible]文

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馴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主所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于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

陸云風霜逼人雖在溽暑重裘可襲

錢云矜重嚴雅率同漢制

黃初六年令

曹植

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古今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伏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

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陸云以豪快人。作沉痛語。未除本色。爾自可憐。

錢云。絕作怨辛之辭。而沉憤之氣。未免溢于紙外。有道者傷之

求自試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

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厚祿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弋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覊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百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

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

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
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
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于景鍾名稱垂於竹帛
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
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

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
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冐其醜而
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
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陸云方欲削䕶衛遷封土尚肯假以兵權乎
是亦多言矣

錢云貳心骨肉何復不量情勢而空弊紙舌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

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

違甚於路人遞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
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
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
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
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
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

魏文
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隷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傷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

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熈熈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

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陸云子桓遠傷七子而近忍其弟文章之可愛固不及勢利也地逼嫌生言之於邑至于明帝自可脫然無嫌吾讀其賜東阿三詔八九過阿翁矣

諫伐遼東表

曹植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振曠日持久暴師于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于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纖好

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荊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三分兵不解于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于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于二敵何懼于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內而勞神于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陸云。高峻之章。諫伐闕越流亞也。事與人亦頗類。

錢云。其人少為別于劉安。故其文亦差謂過之。

藉田說

曹植

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典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没而歸館晨未晰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泉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刺蔾臭蔚棄之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

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
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鈎、去樹之蝎者、樹得以
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
之曰、昔三苗其工鯀驩兜、非堯之蝎歟、問曰、諸侯
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
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輕鑿修鈎之
任、終於齊篡晉弱魯[illegible]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
君子者、亦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
而驕、殘仁賊義、苴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

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蕘而不耘則改爲荒疇盍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亦期於歿身也

陸云。取經徵纖而落筆嶷然，以斯標勝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姧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薇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烏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

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鴛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蕋玉華不若玉圭之絜也而頑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節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誤目鏗鏘所以聳耳嬡妃所以紹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陸云仙人不欲昇天以上界多官府苦于接待亦復此意

令禽惡鳥論　　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見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

實吝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畧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人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子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

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
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利人也得惡
者莫不縻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
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陸云是作史高手觀其命筆渾乎典雅豈僅
以夸麗爲長。

錢云。盤迴紆徐。温良和懌。能不激善慮。而創
澹思也。

有答之者曰常聞息反而未聞某貧得也問者鄉
問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爲何人也得惡
者莫不從之而爲其身也自闕比盡循以存其
見其說夫吉士之與內人乎

發言公論國諸論互不帶能不淺善處而創
川今暖爲長
惜言是往夫而于說其令舉乎典推豈僅

與楊修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

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

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

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

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陸云。自然高視。不屑與數子者伍。其才固宜。服之。豈云。載。勢。尚口。

錢云。文人之心。各自有得。故杜工部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為千古絕勝語也。

委了

與吳質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别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意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

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陸云曠然欲凌天地而徑渡也小有俳句遂踵齊梁風氣使然作者不覺

錢云綺靡漸延思習所至然復越滄漭而跨凌虛猶使高宋人不能方駕也

與陳琳書　曹植

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蜺以爲紳。連日月以爲珮此服非其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于天志絕于人也

錢云可謂善博喻

與丁廙書

頭不相闊覆相聲音亦爲怪故秉與爲書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亦歡之極也

錢云亦復噴飯

司馬仲達書　　曹　植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耳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天鈎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牧東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陸云正恐仲達見之笑謂書生未知兵事然亦足令戒心相青

[illegible]二五是猶武士翱翔文圃未嘗不多致也

六代論　　曹冏

時天子幼稚曹爽擅制不親同姓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故上疏陳六代論云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

哀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僭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而諸姬微矣唯燕衞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

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位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

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

諂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

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衞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
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
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恐吳楚倡
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
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
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
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
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
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

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矦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謂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

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
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
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
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
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
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
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

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于衡軛之内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

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敗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陸云自士衡握管而氷寒于水矣然此固滔滔莽莽大海廻瀾未肯作盆盎間貯

錢云自元首倡言而士衡繇以快辨彌廣後古之言封建者何不宗此

論盛孝章書　孔融

盛憲字孝章舉孝廉補尚書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與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求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後憲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憂其不免乃與操書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吳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

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

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陸云於此見文舉高懷千載是令人心死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鼠子何足言

錢云痒思枯癥排然深惻其于知己之報略盡而亦大不失爲公于任材也

與諸卿書　　　孔融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陸云文舉雜羣鶴也潑墨奭凱超然高騫下視七子未離檐枋

與張紘書　孔融

建安四年紘爲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融遺紘書又云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錢云文舉胸度雅見此篇其人固漢臣也而列在魏籍意亦似春秋桓書正月之義爾

啁曹公討烏桓書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併案也

陸云文舉以口語取禍然使閉口不言肩隨陳阮何以為文舉

與曹操論酒禁書　孔融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

無以撓其命定國不酬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繇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

錢云此等語即是武王以妲己賜周公想當然耳

又論酒禁書　孔融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錢云諧辨似俳然看山公劉氏之先鞭者與仲長統開兩晉放志超談亦並驅不遜也

答虞翻書 孔融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聳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意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陸云。體勢高妙。于桓之目文無盡矣。其爲人爲文均是。

錢云。矯舉卓辭。使鄙儒卑薄之士。見之决驟

秘刻一

報曹操書　荀彧

操保官渡與紹連戰雖勝而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操從之

紹聚衆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强若不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埶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

魏文

可。失。也。

陸云。袁曹興廢盡于此策。文若實忠于曹。而欲出脫忠曹之名。卒不免于忌。乃知百術不如一誠

錢云。知變達事。而文情每遒。亦智與才並爾

詰毛玠

鍾繇

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曹操大怒收玠付獄繇爲大理故遺詰玠玠既對桓階和洽救遂免

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墨之刑入于古典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邪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

爲相值不殄譏謗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具以狀聞

陸云語和平使置對者有餘地不爲文致錢云閱酷吏傳過自閱此篇當使人頓消煩酷

與人書 即還示帖　鍾繇

繇白非疏還示知憂虞復深遂積疾苦何乃爾耶蓋張樂於洞庭之野鳥値而高翔魚聞而深潛豈絲磬之響雲英之奏非耶此所愛有殊所樂乃異君能審己而恕物則常無所結滯矣鍾繇白

錢云寸徑耳而勢若盤紆

節省疏　王朗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登遍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酹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人美女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騑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奴

卿六千長安城内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吝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埽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秦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宮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

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攺奏在天地及五帝大宗
宗廟社稷旣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
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
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大學所以集儒
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
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
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
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
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衞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

惰游之第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備戎陣旣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旣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發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事大小並勤稼穡止則成市井于曠野動則成校隊于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

志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也糧畜于食
勇畜于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
稽顙以求改往而効用矣若畏威効用不戰而定
則賢于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
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
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
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

錢云精晝碩論似周官餘注上方管子下頏董晁亦幾于王覇之材也

故命將誓[illegible]
凶不韙遂逆不反當敘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號
則賞于交兵而後成立技刃而後功成遠究苦務
稽顙以來敗征而功用多迭其成功用不戰而定
勇奮于勢雖全權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盡必復
志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令文體也穩苗干食

與許靖書　王朗

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于李元禮以此推之我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綏帶委賢游談于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燕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意喜笑

錢云此書尚有前幅多贊魏德誣言虜僭其意欲斯去蜀事魏耳予蓋節其文而存其卓邁爽若者

昔汝南陳公方年。

與許靖書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易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嘗有故唐

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飆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

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問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故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盻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

洪白

陸云妙于自誇又妙于代人誇。出。脫。倩。人。賴茲。巧。手。

洪自

茲乃手
理云妙于目諮又妙于木人蕩出觸之情入瞋

爲武帝與孫權書　阮瑀

初權兄策并江東魏武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以弟女配策弟匡爲子彰取孫賁女及策薨權遂西連蜀漢結好劉備故書與權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舋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

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貴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

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
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
國朝將泰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
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
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
仁君翻然自絶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
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
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
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

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

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小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然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

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

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虎俾婉彼二人恐
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
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
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
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
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
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
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
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

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廻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陸云叙情婉暢既通好懷又不失身分書記良篇

錢云其辭靡靡足使人易聽使操不得是輩亦不能自致于聲威之上也

答臨淄侯植牋　　　楊修

修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

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曰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

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
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爲皆有諐耶君矦忘聖
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
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
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
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
死罪

陸云微有傲氣兩賢豈相厄耶

錢云亦大不能遜人亦寧復可不爾爾

答臨淄矦牋二　百　楊修

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諐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蒙瞍誦歌而已。

答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

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歳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

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巳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截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陸云。妙于自誇而出之蘊藉。不貽慚大言。

錢云。文人相誇。猶作拂行之語。是尚結于急管繁歌張。朱。絃。而。疏越。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隣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

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

瞬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覿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陸云。軒軒高舉俳不掩骨

錢云文至此絕踵八代風矣然而筋勝于肉

答東阿王牋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羡寵光之休慕倚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

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

迭奏塤篪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

魏文

雖無德與民武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陸云西施出帷嫫母侍側大是忠阿忠告寶其言豈特全東阿并可全楊德祖諸人矣古今藩王搆隙類皆其賓客成之

與魏太子牋　　繁欽

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

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美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凉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騹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與平原侯植書　　劉楨

明使君始垂京輦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答魏太子書

楨聞荊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皆伏朽壞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

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陸云嘲笑語偏莊雅不爾將爲大雅慙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項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凉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

剖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陸云意微恭謹着筆鄭重故不爲戲論

錢云英分自足復矯迅而一氣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機

委之

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陸云許情清妙不攢眉向人雖多慨辭傲骨自在

錢云何物曹子可與申懷今天下窮士多矣我願盡與之快談而開其忓鬱也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閒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嚚塵。思樂汶

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烝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第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

人畜雜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感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愼夏自愛疏報

陸云非好爲慨嘆之言有才無命正復胡能不爾荀駿骨疇儕將蟲吟奚尚

錢云早知有命何不歸來世有勢劇時困爾私請之頭猶濫楮墨何其無厭足之甚也休璉雖與元亮異事要亦不可謂非同執矣

與曹昭伯牋　應璩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損書及遠若從雲墜

報燕中尉樊彥皇書

擘袪登輿北踐燕路當方化銀龜以爲黃變青組以爲紫

報平陸長賁瑋伯書

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鳴玉於高組哉

逸文語

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劒耿介簫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淸風震疊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

錢云。尺錦數幅合爲流覽亦不減登輞川崗林麓峰巒盡如畫者。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俞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香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車就駕意不宜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

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陽吹㪔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陸云清綺縈列

錢云游揚激逸不滯于乘

與常仲將書　應璩

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値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洽而爲泥薪芻旣盡舊穀亦傾屠蘇發撤机榆見莢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感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饑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飽氏之肆矣

錢云乞食公家是窮士眞率本懷大勝饒夫借端營祿口實使人深足痛罵也

與董仲連書　　應璩

穀糴驚踴告求周憐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于梁宋宣尼饑于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說于恤護入見謫于嬪息忽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也

陸云窮固難忍勿怪其似乞聲餓來驅我去高士固在但不當籍口行乞爾

宮ル○樂○干

報龎惠恭書　　應瑒

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臯蘇在側悒憤不逞秖以增壽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緇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植鷺羽于菀丘騁駿足于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聒耳

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陸云。雖相責太過。然凉熱之感。使人良難為懷。未可少此呵斥。

錢云。布衣誰復敢撓卿相。率直為懷。無傷雅節。況此貴顯。而輕羽交。是可大嘆。不得概以惡賓相謝也。

楚相孫叔敖碑

邯鄲淳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虵、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柰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荊（荊古刑字）、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

於山瘟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㶁[㶁古泉字]漑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攸[攸通作被]九罣[罣古澤字]之利以愍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噡[噡即贍字]樂業拭序在朝野無螟蟘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攺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克民明天時盡地力霆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圭於殘蔺而無分銖

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不善
如絶絃辟患害於無刑刑古形字徹節高義敦良奇介
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于季末
仕于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其遺武
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爲列姬姬即姬字國在
朝廷其意常慁慁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
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
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
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

勢文

即忼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卞卞臣社稷邑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

叚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還長淺太守及期思縣宰叚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真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典通考籍祭祠祗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矜若粟之愛育蔡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柱䈸養善是忠來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與社立壇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期思縣與士織孫氏蒙恩漢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

立

錢云。是李斯作篆。而以昆吾銅刀。刻琢秦玉者也。如是人。必。如是文。始。無。媿。爲。追古。而厲。烈者。

上取鹿疏　　高柔

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

食一子比至徤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其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陸云。可稱筭博士。又可入滑稽列傳。豈玆耆夫喋喋。稱口

錢云。殺禁地一鹿。便令身死。如虎狼豺狐食鹿萬計。當復加以何罪。

答司馬宋權書　杜恕

恕為幽州刺史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為意至官鮮卑大人兒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欲恕折節謝已諷權示以微意恕答權書

喜遂深文劾恕免官

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諳在其間也然以

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非功名宿著狂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為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非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

科禁議

何夔

夔遷長廣太守。時曹操始制新科。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新立。軍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故議

操然之

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

黎文

閭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

陸云調停之術以此得中過激則難于聽者徒規為瑣胡爲

選用節儉議　　和洽

乇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故洽議云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

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陸云矯弊太過反受其弊凡事類然此固一端耳

錢云通人情一語言極平淡而理實斷斷不出此也宗此語以治天下何難哉

上文帝疏　　蔣濟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以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

委文

亦因時而僞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藏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

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杜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知効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驪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錢云魏家得如此臣言大議僭統何以不長

陳末流之弊疏　董昭

疏上帝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

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難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錢云久復省覽似爲常語然以正俗立事華習紆禍良爲一字不可遺逸。

諫明帝疏　　蔣濟

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齊羸越滅

勁吳令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歡娛之躭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

陸云練達之言自無浮氣

鍾云老成規型猶有春秋良大夫之遺焉

白文帝牋　王昶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

陸云高懷所寄亦自常分宜爾田豫言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此罪人也免罪而止香山詩達勿復爲煩

戒兄子默沈及子渾深書　王昶

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邃因書以戒之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

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知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

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
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
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
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
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折其
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
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
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
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

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巳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巳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巳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

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奸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

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

誡子書

王修

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尺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還未必讀書拜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勉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惟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陸云着紙知痛。
錢云令人子思復血骨俱動。

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

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錢云語文則質略過然時有峻處亦非生于才發于德耳我願爲弟子與教弟子者其各書一通以置左右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

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為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内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衞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

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

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

而弗夫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
風波於險塗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
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
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
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
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
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
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
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

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钃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

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
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
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闃其
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顔回原憲之
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
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
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
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
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

矣。褰裳而涉汝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髻
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
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
是也，爲物甚衆，爲巳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
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
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
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

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廻、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陸云。覗同聚蟻。蕖若芻狗。搔。首。問。青。天。真。屬。鈍。漢。

錢云。彥和孝標。兩。劉。氏。皆。咀。此。髓

癸

遺令

郝昭

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于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陸云如許悟性可作佛

錢云杜元凱顏之推輩往往作此等語何如流尚躡極可馬迹而弗悟

鮑出傳　　魚豢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煑噉用活何爲乃攘臂結

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

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
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
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
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
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陸云敘事質直不緣文藻亦田民不堪冠帶
意也

錢云以衆戰者尚虞不克知天下之士多而
田民少不復以父母心待君國耳

數之

白起降趙卒論　　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車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

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戰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然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

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

陸云微弱于仲任微强于子瞻史論

敎不嘗文學詳也凡發難雖降敎難易然降敎之

爲害而大於剮戮也

趙云微語下中任微弱下个論史論

答荀融書　　王弼

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論易老義傳世。弼注易。往往有高麗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書以戲之

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陸云。正以不盡不明爲有。微寄嘵嘵者詘。

錢云。準情入性。使人從理。豈曰滑稽。

上大將軍司馬昭書　　王基

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詔基部分諸軍基疑賊詐降馳驛止師說由等可疑狀昭得基書意疑尋勑諸軍權停所在須後節度由等竟不降

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岓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

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及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鎭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

又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矦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錢云智士惟不啖利故能乘利以斯謀軍是無見小之禍